

参考资料

德国快讯

2024 年第 12 期 · 总第 852 期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 · 德国问题研究所 · 《德国研究》编辑部

本期内容

欧洲议会选举选民迁移分析

新《国籍法》变化盘点

调查显示：德国青少年忧虑加剧，乐观情绪犹存

2045 年德国人口预计可达 8550 万

德国近期大事记（2024 年 6 月 11 日~6 月 25 日）

欧洲议会选举选民迁移分析

中间党派失利，边缘党派获胜：德国选择党（AfD）和首次参选的萨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BSW）是主要的赢家。中间派中只有联盟党（Union）站稳了脚跟，总理所在的社民党（SPD）则创下了最差成绩。

Dimap 民调的一项初步分析显示了选民的构成如何、联盟党吸引了哪些选民、又有哪些选民转投了其他政党。这家选举研究机构根据自己的调查、选举初步结果以及官方统计数据来确定选民的流向。他们对比了 2021 年的联邦议会选举与 2024 年的欧洲议会选举，因此这些数据是对各政党相较于 2021 年联邦议会选举能够维持多少选民、有多少选民转投其他政党或反之的一个粗略估计，实际结果仍有可能发生变化。

联盟党从“交通灯”联盟的原支持者中获益：在其所获的选票中，有 145 万票来自原社民党支持者，109 万票来自原自民党（FDP）支持者，56 万票来自原绿党（Grüne）支持者。左翼党（Die Linke）也有 4 万选民转投联盟党。然而，联盟党也流失了一部分选民：26 万票流向了瓦根克内希特联盟，57 万票流向了德国选择党。在上届联邦议会选举选投联盟党的选民中，有 130 万人这次选择了不投票。

德国选择党除了从联盟党那里获得选票，还从社民党（57 万票）和自民党（43 万票）的前选民那里获得了额外支持，但同时也有 16 万选民流失到瓦根克内希特联盟，38 万票流向了不投票者群体。

社民党和绿党是此次选举的主要输家。社民党向联盟党流失了近 150 万票，还有超过 50 万票流向了选择党和瓦根克内希特联盟，此外约有 250 万原支持者这次没有去投票。绿党的大多数选票流失到了联盟党和不投票者阵营中，但同时他们也从社民党那里获得了 8 万选票。

自民党也从社民党前支持者那里新获得了 12 万票，另外还有 3 万票来自绿党前支持者。然而，这些增长并未能抵消其选票的流失：超过 100 万的原自民党选民选择了联盟党，几乎同样多的选民选择不再投票。

瓦根克内希特联盟吸引社民党和左翼党选民

首次参加欧洲议会选举的瓦根克内希特联盟吸引了大量社民党和左翼党的原支持者。这次分别有 58 万和 47 万的选民将票投给了瓦根克内希特的党派。

联盟党和社民党获得了老年选民青睐。在 70 岁以上的选民群体中，联盟党获得了 46% 的选票，而在 16~24 岁的年轻选民中，这一比例仅为 17%。社民党在老年选民中获得了 23% 的支持率，在年轻选民中的支持率则为 9%。

更多男性选民支持右翼政党

男性选民和女性选民的投票行为几乎没什么差异。但例外的是，联盟党和自民党在男性选民中的支持率比在女性选民当中略高。绿党、社民党、左翼党和瓦根克内希特联盟则在女性选民中获得了更多的选票。最显著的差异出现在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上：其在女性选民中的支持率为 12%，而在男性中则为 19%，明显有更多的男性选民支持德国选择党。

更多年轻人能够参与投票，但决定权在老年人手中

尽管德国在 2024 年欧洲议会选举中将投票年龄降至 16 岁，使得更多年轻人可以行使投票权，但联盟党赢得这次选举主要归功于 60 岁以上的选民。在这一年龄段，联盟党以接近 40% 的选票远超社民党，后者仅获得了约 20% 的选票。

绿党在此次选举中失去了大量年轻选民的支持。2019 年，30 岁以下选民中还有超过 30% 的人支持绿党，而 2024 年这一比例骤降至约 12%。这对绿党来说是核心选民群体的重大损失。相反，伏特党 (Volt) 和德国选择党在年轻选民中皆有所斩获，分别获得约 9% 和 17% 的选票，这两党在联盟党、社民党获得支持较少的年龄段表现更加抢眼。瓦根克内希特联盟在各个年龄段的支持率均为约 6%。

此次选举结果显示了不同年龄段选民对各党派的支持情况，进一步突显了年轻选民和老年选民在政治选择上的显著差异。联盟党在老年选民中的优势明显，而绿党则需要重新审视其与年轻选民的关系，以应对支持率的明显下滑。

教育水平更高的选民更少选择保守党派

此次选举中，非高学历选民成为了联盟党获胜的关键因素。同 2019 年的选举一样，联盟党在拥有中等教育学历的选民中获得了最多选票。此外，他们在中等学历选民中的支持率也得到了显著提高。而在拥有高中和大学文凭的选民中，联盟党也比 2019 年赢得了更多选票。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一个趋势始终不变：教育水平越高的地区，绿党的支持率越高。但这次选举中，高中毕业及以上学历选民对绿党的支持率大幅下降，几乎减半。与此相反，德国选择党在拥有中等学历的选民中获得了更多支持，甚至在拥有高中和大学学历的选民中也获得了更多选票。

瓦根克内希特联盟的支持率在各个教育层次的选民中分布较均衡。左翼党在拥有中等教育学历的选民中表现尤其不佳，而自民党则只在大学毕业生群体中维持了一定支持率。联盟党在所有职业群体中都赢得了最多的选票，尤其在公务员和自由职业者中颇受欢迎，在工人和公司职员中也具有最强的影响力。

德国选择党继续保持其作为工人政党迅速崛起的态势。预测显示，四分之一的工人投票给了该党。在上次欧洲议会选举中，社民党在工人群体中的得票率与德国选择党不相上下，但此次选举中，社民党在这一群体中的支持率显著落后于德国选择党。

绿党在各职业群体中均失去支持

本次选举中，绿党在各职业群体中的选民支持率普遍下降。越来越多的职员和自营职业者转投德国选择党。尽管在公务员群体中，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仍低于联盟党、绿党和社民党，但绿党在这一群体中也损失了大量选民。过去绿党在职员、自营职业者和工人中的支持率表现尤佳，但此次选举中，他们在这些群体中的支持率大幅下滑，仅在公务员群体中保持了一定比例的选票。

瓦根克内希特联盟的选民分布相对均衡，在各职业群体中均赢得了一定支持，尤其在工人群体中获得了最多的选票，而在公务员群体中的支持率最低。

(徐晓桐综合编译自明镜网站及南德意志报网站 6 月 10 日)

新《国籍法》变化盘点

在移民日益增长的形势下，德国“交通灯”联盟决定对《国籍法》（简称 StAG）进行改革。这一计划在其 2021 年底的联合执政协议中就已确立，但随着其内容日渐明朗，新法草案也越来越多地受到争议。因为该法律草案不仅对国籍法进行了与时俱进的修订，而且还为移民入籍提供了便利。例如，基社盟政治家约阿希姆·赫尔曼（Joachim Herrmann）就斥其“出卖”德国公民身份，而联邦内政部部长南希·费瑟（Nancy Faeser）则辩护说：“明天的繁荣不能靠昨天的规则来打造。”该法律在 2024 年 1 月获得联邦议院通过，并将于 6 月 27 日生效。以下为对该法的新变化的盘点。

入籍德国的要求是什么，2024 年会有什么变化？

《国籍法》规定了获得德国公民身份并因此入籍的条件。即将生效的法律修正案主要涉及第 4 条和第 10 条。修订内容概括如下。

在德居留时间。此前入籍申请者必须在德国居住至少八年，除欧盟公民外，申请者的居住性质必须是持居留许可、定居许可或蓝卡合法居住，而不包括被容忍居住，如遭到拒绝的寻求庇护者。但如果完全完成融合课程，则最短居留时间减少到七年，达成特定融合成绩（例如在德国完成职业培训或大学学业）的最短停留时间减少到六年。新《国籍法》将最短居住期限减少到五年。成功融入者可进一步缩短最短居留时间，如获得上述特定融合成绩者，最短的期限缩到三年。

语言能力。仍维持“B1”要求，该水平被视为入籍所需的最低德语水平。这一要求可通过不同途径达成，包括取得中学毕业证书或语言班结业证书以及通过移民语言测试等。65 岁以上申请者可以免于语言测试。新《国籍法》删去了关于客工一代的内容，因为这一代人的年龄都已经超过 65 岁了。

生活保障。入籍申请者必须（能够）自食其力，这条原则在新法中得到保留。但具体的标准则按地点、家庭状况等具体情况而有所不同。领取基本保障、公民津贴或类似福利者，除非有永久性和严重的健康原因，否则无权申请入籍。

双重国籍。此前的规定是，入籍一般需要放弃此前的国籍，允许保留双重国籍的只有其他欧盟国家以及个别非欧盟国家的公民，如瑞士、阿富汗、伊朗和摩洛哥。新法将废除“避免多重国籍原则”，同时德国公民在接受另一国籍时也不必放弃德国护照。这一点争议较大。批评者担心普遍许可双重国籍将会成为移民融入的障碍，并担心可能使入籍者缺乏对德国民主和基本法的承诺。对此的回应则是，入籍者必须至少以书面形式，并在签发入籍确认书之前口头承诺遵守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

入籍考试

当前的入籍考试包括 33 个问题，主要围绕“民主生活”“历史与责任”和“人与社会”等主题展开。而当前联邦内政部正打算在不久的将来全面更新入籍考试题库，加大关于犹太人在德国生活的问题的分量。想要入籍的移民也将在未来回答有关大屠杀的问题。不过，内政部也已确认，要求在入籍前明确承诺以色列生存权的想法不会实施。入籍考试有一些豁免的例外情况，新法律则将这一豁免扩大到所谓的客工一代，即在德国生活了几十年的移民。

新法生效后预计会有多少人入籍？

根据联邦统计局的数据，在新法出台前夕，入籍人数创下新纪录，这也是因为最近十年来德国移民大幅增加。按照现行的《国籍法》，2023年可被准许入籍德国的移民约为200100人，比上一年增加了19%。到2024年，这个数字可能会更高。根据《焦点》杂志的调查，大多数联邦州都预计新《国籍法》出台后入籍申请将大幅增加。十个联邦州表示预计入籍申请将进一步增加，如黑森州和柏林州预计申请人数将比去年同期翻一番。而巴符州、汉堡州、石荷州、萨尔州、梅前州和莱法州则对此没有预测。还有一个决定性因素是对双重国籍的放开。但具体入籍者能增加多少，目前尚无法预测。

（编译自《经济周刊》网站6月13日）

调查显示：德国青少年忧虑加剧，乐观情绪犹存

德国青少年调查（Sinus-Jugendstudie）的研究人员对72名青少年进行了深入访谈，了解他们的愿望和价值观。结果显示，许多青少年对未来有着传统的设想，但也在质疑固有的角色观念。

许多受访的青少年脚踏实地，梦想拥有幸福的伴侣关系、孩子、宠物、房产、好工作以及足够的金钱来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用社会学术语来说，市民阶层的生活轨迹仍然是青少年的主要追求——这是Sinus研究所通过对14~17岁青少年详细访谈得出的结论。这项以“青少年怎么看待世界”为主题的研究每四年进行一次。尽管这项研究没有提供精确的图表和数据，但它可以帮助人们深入了解德国青少年思想和感受。

研究负责人马克·卡姆巴赫（Marc Calmbach）指出：“青少年的想法非常多元。”他们成长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中，拥有不同的经济资源和教育机会，这也影响了他们对世界的看法。

该研究受多个机构委托展开，共对72名14~17岁的青少年进行了定性的个案研究，数据采集时间为2023年6月初~9月底。研究涵盖了青少年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学校生活、健康、体育、政治参与等）。通过研究大量青少年的个人陈述，该研究深入描述并展示了他们的生活状况和想法。

14~17岁青少年忧虑加剧，但并未失去乐观的态度，对日常生活的满意度也无明显降低

面对战争、能源短缺、通货膨胀和气候变化等危机的交织重叠，14~17岁的青少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忧虑。在2020年的研究中，对环境问题的担忧已被视为“严重”，如今这一担忧情绪进一步加剧。此外，移民动向的不可预测性以及随之增加的种族主义和歧视也让青少年感到不安。社会的不确定性加剧了青少年的担忧，很多人对职业前景和成人生活感到恐惧。

但研究也显示，青少年依然乐观。许多人保持一种务实的乐观态度，并对自己的未来抱有积极看法。大多数受访青少年已经找到应对策略，展现出较强的韧性。

几乎没有人对自己的日常生活感到不满，但也只有少数人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受访者表示，自他们有记忆以来就一直生活在各种危机中，所以过去也没什么好留恋的，因此他们的乐观态度并未受到影响。许多青少年表示自己生活得很好，基本需求得到了满

足，并感觉与社会有着良好的联系。他们的世界观并非在娇生惯养中形成，而是充满了现实考量，这也体现在他们对生活的规划中。

传统生活方式仍是许多青少年的追求

许多青少年依然渴望归属感、安全感和关怀感。这种被称为“重新扎根”（Regrounding）的现象仍保持强劲态势。节约和可持续理念对多数青少年来说变得更加重要。同时，曾经主导青少年的享乐主义持续下降，青少年亚文化的影响也在减弱。这一现象反映在他们对“常规生活轨迹”（Normalbiografie）的追求和传统美德的复兴中。许多人梦想在社会中找到一席之地，渴望拥有稳定的伴侣关系、孩子、宠物、自己的公寓、体面的工作和足够的钱来过上无忧的生活。

对多样性的接受度上升

Sinus 研究所定义了八种环境原型，从面临严峻起点的“艰难环境”到成功和生活方式导向的“前卫环境”。

研究负责人马克·卡尔姆巴赫（Marc Calmbach）表示，受访者对未来的愿景各不相同。“艰难环境”中的青少年主要期望有一个遮风挡雨的住所和充足的食物，而“前卫环境”中的青少年则关注自我实现，他们对未来持轻松乐观的态度。

在年轻一代的价值观中，除了稳定性和关怀感（源自家庭、朋友、忠诚），利他主义和宽容等社会价值也非常重要。值得注意的是，青少年认为对不同文化的宽容是理所当然的，能够接受多元化的生活方式和角色观念。与此前的研究相比，青少年对性别平等的敏感度显著提升。大多数受访者对多元性别表现出明显的开放态度。此外，他们对持续存在的性别刻板印象和角色期望也有所意识。

青少年对歧视较为敏感

青少年关注当前政治危机（如战争、通货膨胀），但更为关心气候变化和歧视问题。歧视在青少年的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尤其是在学校。无论学校类型如何、学生出身如何，许多青少年都亲身经历过或看到过歧视现象。学校在应对此问题上往往无能为力。

青少年对结构性的不平等现象非常敏感。他们观察并批评明显的或隐蔽的歧视现象。民主教育和实践在学校中似乎处于次要地位。许多青少年认为学校不是他们学会参与决策和发声的地方。受访者中有不少人主动提及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他们意识到社会地位对教育的成功有重要影响，移民家庭尤其处于不利地位。

青少年希望被认真对待，但并非所有人都愿意参与治理

无论生活环境如何，多数青少年都希望在家庭、运动俱乐部、青年团体或宗教社区中有发言权，且其意见能为人所采纳。但对于参与决策和治理的态度，青少年的看法则有所不同。他们认为成功机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生活环境的影响。让年轻一代参与决策和治理的最大障碍是“成年人”，许多青少年感觉自己未得到足够的尊重。

青少年对假新闻和社交媒体负面影响是有意识的

大多数青少年难以想象没有 TikTok、Instagram 和 YouTube 等社交媒体的生活。这些平台不仅是他们消遣、获取生活灵感和社交的工具，也是他们了解和追踪社会事件的重要渠道。

社交媒体对于大部分青少年来说是最主要的信息来源，包括政治新闻。这些新闻通常是他们偶然间获取的。社交媒体的优点在于信息的即时性、通俗性和娱乐性。然而，这些平台上信息的可信度存疑，假新闻泛滥，这是其主要缺点。

受访青少年意识到自己可能会接触到虚假、夸大和操纵性的信息，或者陷入信息茧房。他们大多相信自己可以通过“常识”识别假新闻。当遇到假新闻时，大多数人会选择忽略它，较少有人会主动核实信息的真实性。

许多青少年对社交媒体对于自己心理健康和整体状态的影响持批判态度。他们感到花在社交媒体上的时间太多对他们是不利的，并认为这是在“浪费时间”，最终可能导致信息过载和成瘾行为。此外，与网上美化过的形象进行比较会对他们产生压力。

尽管很多青少年没有批判地使用社交媒体，但他们对上述现象的不安情绪在增长。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少年开始尝试限制或主动管理自己的社交媒体使用情况：关闭手机、删除特定应用，或与亲近的人讨论遇到的问题。

尽管有《数字化公约》(Digitalpakt)，许多青少年认为学校的数字化进程仍不统一、不充分。他们感觉教师对数字技术的态度不够开放，希望教师在课堂上更多地整合数字元素。

政治参与度有限

青少年对社会不平等有一定意识，但对此并未表现出强烈兴趣。同样，他们对政治的整体兴趣也不高。与 2020 年相比，青少年的政治化程度并没有显著提高。尽管各种危机普遍存在，政治在他们生活中的存在感依然很低。

媒体对政治议题的报道影响了青少年的政治意识，但他们很少感到自己受到直接影响（气候危机和歧视问题例外）。危机会激发部分青少年的短期行动（如与信任的人讨论、自行查找信息等），但很少转化为长期的政治参与。另一部分青少年则倾向于回避政治，因为他们在情感上对此感到负担。

青少年对政治的疏离和参与形式的局限主要源于他们缺乏政治能力。大多数青少年支持将投票年龄降至 16 岁，但一些人认为自己对于参与政治没有做好充分准备。

Sinus 研究所的负责人指出，社交媒体在欧盟议会选举结果中的高影响力令人关注。在周日的欧洲议会选举中，数据显示 16~24 岁的年轻选民中有 17%投票支持联盟党，16%支持德国选择党。德国选择党在社交媒体上的存在感远高于其他政党，因此也吸引了更多的年轻人。然而，社会研究人员认为，即使在那 16%的选民中，也并非所有年轻人都认同极端主义观点。

此外，年轻人的投票行为具有很高的波动性，他们更倾向于通过投票表达抗议。执政党往往更容易让选民失望，而反对党如德国选择党则不同。因此，在欧洲议会选举中，一些小党派如伏特党在年轻人中的支持率也优于平均水平。

(徐晓桐综合编译自每日镜报网站及德国政治教育中心网站 6 月 12 日)

2045 年德国人口预计可达 8550 万

根据联邦建筑、城市事务和空间发展研究所(BBSR)的第十次人口预测,到 2045 年,德国人口将增加到 8550 万,比 2023 年增加约 80 万(+0.9%)。

人口增长呈现地区差异。大多数人口增长的独立城市和地区都位于德国西部。BBSR 预测,到 2045 年,埃伯斯贝格(巴伐利亚州)地区以及弗莱堡、波茨坦和莱比锡等独立城市的生长最为强劲,超过 14%,德国东部未来人口继续增长的则是柏林及其周边大部分地区。而许多远离大都市的人口结构薄弱的地区则面临人口流失。据预测,到 2045 年,萨克森州、图林根州和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一些地区的人口将减少五分之一以上。同时德国西部地区,包括黑森州北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东部和萨尔州在内的部分地区,也将面临人口流失。

退休年龄人数急剧上升。根据 BBSR 的数据,到 2045 年,全国退休(67 岁及以上)人口将增加 220 万(+13.6%)。特别是巴伐利亚的许多地区正在迅速老龄化。在新联邦州的大多数地区,虽然人口绝对值在减少,但老年人口比例也在增加。根据 BBSR 的数据,在人口数量急剧下降的地区,平均年龄将以高于平均水平的速度增长。到 2045 年,东部各州一些地区的人口平均年龄将超过 50 岁。而最年轻化的则是一些拥有大学的城市,如德国西部的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慕尼黑或海德堡,到 2045 年,这些城市的人口平均年龄将继续低于 41 岁。德国东部最年轻的城市则是莱比锡(42 岁),柏林(42 岁)和耶拿(近 43 岁)。

劳动年龄人口略有下降。劳动年龄人口(20~67 岁)的发展情况也存在很大的区域差异。总的看来,到 2045 年,德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 2%。东部一些地区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下降幅度可达 30%,而慕尼黑、莱比锡、柏林和波茨坦等城市的劳动年龄人口将至少增加 10%。

联邦建设部部长克拉拉·盖维茨(Klara Geywitz)表示:“预测显示,德国人口在正增长,老龄化持续,人口结构更加多样化。人口变化带来的挑战将影响所有地区。这些挑战包括确保技术工人权益、促进社会融合、建设适老化住房、推动数字化以及改善社会基础设施等方面。在老龄化社会中,孤独问题将更加突出,新的社区生活概念有待塑造。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的人口将继续增长,对住房的需求将保持高位,政府尤其要推进社会住房发展,同时也要采取措施,使大城市的发展给农村地区带来机遇。在联邦政府、各州和欧盟的支持下,人口结构薄弱的地区可以利用整个结构性政策措施来维护自身的跨年龄段宜居性。因此,我们将城市发展资金提高到较高水平。”

BBSR 空间与城市发展部主任佩特·雅克波夫斯基(Peter Jakubowski)博士就本次预测结果总结说:“人口预测显示,得益于来自国外的移民,德国的人口继续增长。如果没有来自国外的移民,德国的人口到 2045 年将大大减少,因为死亡人数将远远超过出生人数。预测也显示人口变化将给不同地区带来截然不同的挑战。在发达城市和地区,人口持续增长,这些地区也大多为德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其主要重点是满足对住房和社会服务(如教育、儿童保育、医疗保健或护理)日益增长的需求。而对于人口持续流失的结构较弱的城市和地区,确保普惠的多样化、高效的服务、充足的劳动力以及稳定的住房市场变得越来越具有挑战性。人口增长或减少的地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必须应对人口持续老龄化的挑战。人口趋势对德国各地区的发展极为重要。我们比以往

任何时候都更清楚，我们需要合适的工具来减轻人口增长带来的问题，同时在人口萎缩的地区也要以适当的水平确保民生服务。”

(编译自联邦建筑、城市事务和空间发展研究所网站 6月19日)

德国近期大事记 (2024年6月11日~6月25日)

6月15日 2024年欧洲杯足球赛开幕，德国10座城市共同承办：慕尼黑、柏林、科隆、多特蒙德、杜塞尔多夫、法兰克福、盖尔森基兴、汉堡、莱比锡以及斯图加特。以德国为目的地的国际机票预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了一倍；德国酒店预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了1.5倍，价格也上涨了25%。其中柏林酒店预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了400%，慕尼黑增长了300%。

6月16日 欧盟宣布对中国进口电车加征关税，最高可达38.1%。欧盟认为，中国政府“通过不公平的补贴扭曲了欧洲市场的竞争环境”，此举旨在保护欧洲市场免受中国廉价电车的冲击。

6月17日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发布2024年“世界竞争力排名”。该榜单显示，德国的竞争力在国际比较中持续下降，与去年相比下滑了2位，目前仅排名第24位。而在2021年及2022年，德国排在第15位。

6月18日 德国2023年军事开支超过910亿美元，多年来首次突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

6月19日 欧盟委员会对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等国启动过度赤字程序，德国因投资不足而受到批评。德国今年的赤字率预计为1.6%，德国虽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促进投资，但效果不佳。

6月20日 德国伊福(Ifo)研究所将本年度德国经济增长的预测提高了一倍。根据公布的经济预测，德国的GDP可能增长0.4%，来年或可加速至1.5%。与此同时，德国的通货膨胀率也将会下降。

6月21日 德国联邦政府同各州政府之间就难民政策进行了磋商。许多联邦州要求难民的庇护审查程序在欧盟境外进行。联邦政府与各州就恢复叙利亚、阿富汗难民遣返政策达成一致。

6月19~24日 德国副总理兼联邦经济和气候保护部部长罗伯特·哈贝克(Robert Habeck)对韩国和中国进行了为期五天的访问。

《德国快讯》信息均来源于德国相关媒体，除特别注明外，欢迎转载。但敬请在转载时注明由本刊提供。

《德国快讯》半月刊
每月10日、25日出版
2024年6月25日

<http://dgyj.tongji.edu.cn>

<http://german-studies-online.tongji.edu.cn>

编辑出版：《德国研究》编辑部

责任编辑：俞宙明

地址：200092 上海市同济大学

电话：65980918, 65983997

E-mail: gyj@tongji.edu.cn